

Issue No. 1
March 10 2016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ject+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電子報
創刊號

發行人

編輯
顧問

責任
編輯

美術
設計

曾麗玲所長

吳雅鳳教授
孟克禮教授

陳英傑、張興舜

(Prof. Michael McGlynn)

許淳涵



Project+

目錄

臺大外文所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輯，為臺大外文所出版之官方電子刊物，於每年三、四、五、十、十一、十二月十日發行，內容包含本所的活動報導、專題報導、書評分享，以及英美文學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誠摯地邀請對臺大外文所與英美文學界的最新動態有興趣者，一同閱讀每月十號出刊的臺大外文所電子報！

創刊詞—所長	3
創刊詞—編輯群	5
外文所課程沿革	6
訪談—李有成老師	10
訪談—陳韋翰學長	20
訪談—顏立杰學姊	28

創刊詞——所長

我與台大外文所碩士班的緣分雖只有短短的一年，R72開頭的這個學號我終究沒有完成，猶記那一年是我多年嚮往台大校園及台大外文所的美麗結局，也是我與幾位台大外文所老師建立往後長久情誼的開始。當然我五年後又取得D77開頭的學號，最後也順利從台大外文所博士班畢業，但那屬於年輕時期對台大外文所碩士班的憧憬是我永生難忘的回憶。後來自己也開始在大學部以及碩士班開課，也開始指導碩士、甚至博士論文，總覺得與歷年碩士班學生有一股特別的感情，這其間我教過也指導過許多聰慧、對文學研究有抱負的同學，非常值得安慰的是，前後論文指導學生當中，其中有一位成為外文系助教，執掌系上兩個代表刊物的編務，另二位則陸續成為我的同事。

民國103年八月一號後我與外文所碩士班更發展成非常官方的關係，我接掌外文系，照慣例也兼任外文所所長一職。此時的外文所卻已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了，其實這還要往回追溯至民國100年吧，當時還在研究所開課的我與其他同事都已注意到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那就是報考外文所碩士班的人數已悄悄跌破以往我們都習以為常的百人以上之譜，不僅如此，接下來的二、三年間更是史無前例地腰斬再腰斬，直到創下歷史新低不到兩打的這個數目。當時仍記得與外文所有長足感情的我，悶著頭思量這令人驚心動魄的發展，但不得其解。所以當民國103學年起成為外文所首長後，自然想要扭轉此令人憂心的局勢。首先我對此現象作了一點脈絡追尋，我想過去長久以來台灣學子想要深造英文是錯看它的主要價值，以為是成為（不管是體制內、外）英文教師的終南捷徑，然而近來少子化的衝擊讓此前景嚴重萎縮，不幸的是，當初台大外文所入學考的盛況，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學子對「學英文」有非常「務實」的期待與想像，但其實外文所的專業訓練是文學研究，把英文學好只是它令人稱羨的附加價值，這幾年發生的「量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其實本所想要吸引的不就是每年十五個有志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的高等人才，並不需執著每年有破百、心作它想的報名者，這幾年發生的現象不過是回到基本面罷了。

雖然我有此一番推理，但換了行政腦袋的我仍然希望在制度面上有所微調或更動，以修正外文所過去以來一直被公認不僅入學門檻高，更要曠日廢時才能畢業的印象。於是我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我指派本系副主任吳雅鳳老師擔任我外文所首長的分身，全權掌理研究所事務，以展現我們對整頓外文所的重視。吳副主任與我聯手接著進行一連串的制度改造，如跨大推甄入學名額至最大上限的七名，另針對本系大學部同學主動出擊，向他們介紹本所特色，並進行招生的宣傳，這兩年已成功地網羅多位優秀的大學部同學加入碩士班。此外，令人詬病的碩士班超長的畢業年限本無法與國際接軌的問題，我們也朝訂定論文寫作課程與專導課程的配套、及下修論文長度二項新制度，希望把同學理想的畢業年限壓縮到二年半。最後，我們還開發新的文學理論總論課、及安排比較文學概論的新課，延聘專家教師前來授課。經過這一年半的多項變革後，我們很欣慰見到所裡又重現我們老師都樂於教導的有志之士。

倏忽之間，時間來到民國105年初，回顧歷史，台大外文所碩士班已悄然進入它的第五十個年頭，半世紀是多麼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就在外文所近來經歷那麼多革命

性變革之際，我們來慶祝這個金禧紀念又是多麼有意義。於是有了創立台大外文所電子報的構想，既然外文所主要訓練同學的是外國文學研究的專業，無庸置疑，他們的語言能力更是要加倍精進，本電子報是一個展現外文所同學運用他們中、英文文字能力，引介、解讀、思辯他們所閱讀到、或研究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及思想脈絡的場域，除了提供同學伸展他們中英文寫作及思辯能力的管道外，也期許本電子報可以是台大外文所研究生對外的窗口，開向不管是同為外文學界的研究學子，更開向任何一般的閱讀大眾。我們將電子報取名為Project + 暗含對研究生同學不斷豐富增益他們創作、思考內容的高度期許。

由於我們提前在三月十二日與台大杜鵑花節同步舉行「台大外文所碩士班創所五十週年紀念」所友回娘家的歡迎茶會，本電子報的創刊號也順勢在此前夕推出，而創刊號的內容就鎖定在本所碩士班的歷史回顧與三位所友的訪談。本文的前半部我個人的回憶也算我的共襄盛舉。

最後，但願台大外文所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繼續紮實地進行外國文學的研究，與時精進，長長久久，直至下一輪的五十週年紀念。

曾麗玲

創刊詞——編輯群

給臺大外文所下一輪五十週年的備忘錄

英國浪漫詩人William Wordsworth曾經寫下這樣的詩句：“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雖然他述說的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的親身經歷，但若將同樣的熱情拿來形容這五十年以來就讀臺大外文所的各個研究生們，似乎也不為過。五十年來，臺大外文所支持過許多年輕的學生成為下個世代的有為學者、作家與文化工作者，也將西洋文學經典、各家批判論述引進臺灣的知識界，為臺灣的文化帶來不小的影響，甚至也為臺灣社會增添過些許世紀末的華麗。即使這些研究生現在已經離開學院，在各行各業工作，但臺大外文所對他們而言，一定也代表著青年時代的生生不息以及各種改變的可能。

適逢臺大外文所創所五十週年，這份刊物應運而生。我們站在送往迎來的歷史節點，除了該回顧這個殿堂所承繼的知識傳統，也該戰戰兢兢地思考下一步要往何處前進。幸運的是我們無須單打獨鬥。這期創刊號很榮幸請到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同時也是臺大外文所畢業校友的李有成教授，和目前在業界工作的陳韋翰學長、顏立杰學姊，與編輯進行訪談。他們曾在不同的時間點進入臺大外文所，之後也選擇了不同的生涯。李老師是他世代最優秀的學者之一，學術成就自不待言，本期收錄的訪談一定對有志繼續求學的朋友很具啟發性。陳學長與顏學姊剛自臺大外文所畢業，就有不錯的工作發展，二位的說法對未來可能進入職場的同學尤其有參考價值。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隱約發現臺大外文所的傳統，一代又一代傳承，也因應不同情境，發展出各種變化。他們的求學經驗與工作心得詳見本期內容，但三位都不約而同地與我們一同期許外文所光榮邁向下一個五十年。這是盼望，也是最甜美的責任，外文所的老師、同學與未來加入的新朋友都要一同承擔。本期也分析了臺大外文所歷來的課程沿革，發現現今制度明顯相較過去更鬆綁。學生在開心自由獲得提升之餘，也應當思考如何更加精進自己。希望這篇分析能提供一個初步的探討起點。

由於篇幅限制，創刊號僅能收錄臺大外文所創所五十週年紀念專號的內容，之後的電子報裡，預計會出現常態性的課程師資介紹、新書評介、展覽評論、學術 / 文藝創作……，旨在提供外文所研究生一個開放的交流園地，表述意見與思想，發揮才能及所學。

等到英國作家Charles Dickens著手書寫半世紀前的法國大革命，熱情在他的筆下已經開始幻滅，製造出極端的年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如果念外文所的我們現在也面對類似的拉扯，那是因為最大有可為的事情往往伴隨著深沉的不確定感。這五十年得來不易，未來五十年想必亦若是。編輯最後要感謝李有成老師、李老師助理曾嘉琦小姐、陳韋翰先生、顏立杰小姐、外文所所長曾麗玲老師、副所長吳雅鳳老師、系辦陳亭吟助教、以及許淳涵同學、陳鼎貳同學的全力協助。

陳英傑 張興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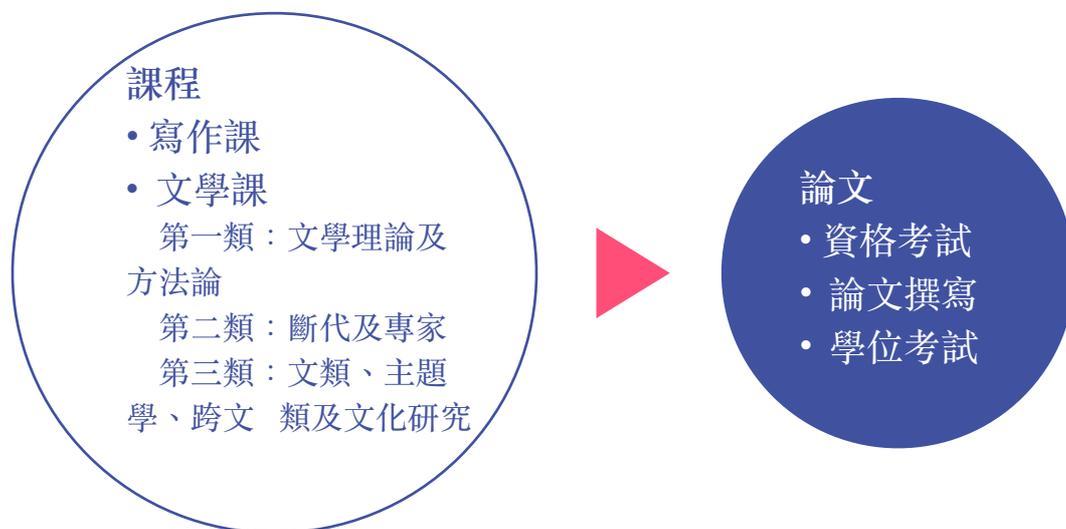
外文所課程沿革

為了紀念外文所碩士班創立五十周年，本篇文章將回顧其歷史沿革，其中特別聚焦於歷年來的課程安排與論文寫作規劃。藉由臺灣大學歷年課表數位典藏中的外文所課表(典藏資料包括自55至92學年度的課表)，以及蒐集到的碩士班章程(自87學年度至104學年度)，編輯們試圖還原與呈現臺大外文所這五十年來對於學生教育的理念與規劃。

以下對於外文所的討論分成兩大部分：課程規劃、論文寫作規劃。外文所的課程，依它們對學生的訓練，可以分成兩大類：訓練學術寫作能力與研究能力的寫作課，與增進文學素養的文學課。其中文學課主要包涵三種課程：第一類的文學理論及方法論課程，例如：「精神分析」、第二類的斷代及專家課程，例如：「中世紀專題」與「莎士比亞專題」、第三類的文類、主題學、跨文類及文化研究課程，例如：「烏托邦文學」。而論文寫作的規劃，可以分成三個面向來討論：資格考試、論文撰寫、學位口試。在釐清課程與論文的各個細部分類後，以下將一一討論這些細項，了解它們歷年來的演進，並試圖重現外文所的教學理念與規劃於五十年來的成長軌跡。

課程——總論

縱觀五十年來的課程演變，可以發現外文所在厚植學生的寫作能力與文學素養這個大目標下，既安排學生接觸自身研究領域以外的多樣主題，又盡力維持學生選課的自由度，減少干預。簡言之，歷年的課程的不斷改良背後有兩個重要的理念：增加學生修課的多樣性、增加學生選課的自由度。以下分別簡單呈現寫作課與文學課的沿革。



課程——寫作課

整體而言，訓練寫作能力與教授研究方法的寫作課，其課種與課數量近十年來逐漸精簡。民國五十年代開始，有「作文研究」、「英美文學參考書目」；七十年後，有「英文作文」與「高級英文作文」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書目學與研究方法」指導學生學術研究的基礎知識；直到民國一百年後，這些課合併、精簡為「研究方法與學術英文寫作一、二」，於同一門課中同時教授英文寫作與研究基礎知識。

除了課程精簡之外，寫作課相關規定的不斷改良也讓學生在安排課表時自由許多，有更多的自主權。最明顯的例子是一百零二年關於寫作課的章程修改：新章程規定下，學生於修完「研究方法與學術英文寫作一」後，即可以修習「研究方法與學術英文寫作二」（在舊規定中，這兩堂課必須分別於一、二年級修習）；經過這個改革後，學生安排寫作課的學習時能有更多的自由。

課程——文學課

隨著外文所逐漸成熟，其文學課的主題也逐漸多樣化，相關規定也開始鼓勵學生學習多元的領域與課程，且不侷限於與本所提供課程直接相關的領域。雖然民國五、六零年代，文學專題多專注於各時代的經典作家，例如「喬叟(上)、(下)」、「密爾頓」、「莎士比亞研究」，七十學年度後，關於二十世紀後作家的課程開始逐漸出現，例如於七十一學年度首次出現的「喬易士專題(一)」、「艾略特專題(一)」。傳統正典之外的弱勢族群文學也逐漸受重視；自六十一學年度的「美國小說與黑人」、「美國猶太作家」之後，有關弱勢族群文學的課程就時常出現。而民國八十年之後，大量出現的各類理論課程也漸漸地成為外文所文學課中的主力之一。除了所內的課程逐漸多樣化外，九十學年度後，也開始開放學生至所外、校外修習有興趣的課程，更進一步地增加了修課的選擇。

隨著課程越來越多元化，外文所也開始要求學生修習課程的多樣性，期望學生們能多接觸各類課程。於八十九學年度，所上將文學課分成三類(即前述之第一類的文學理論及方法論課程、第二類的斷代及專家課程、第三類的文類、主題學、跨文類及文化研究課程)，並且規定了各類課程的最低必修學分，如此鼓勵學生能多修習各種課程。同樣地，九十年後，為論文需求而開設的「專題研究」的學分限制也從最多三學分降低至最多一學分，減低了學生們必修的三十學分中與論文相關的學分數，而增加了學生選擇論文領域以外的課程的可能性。



課程——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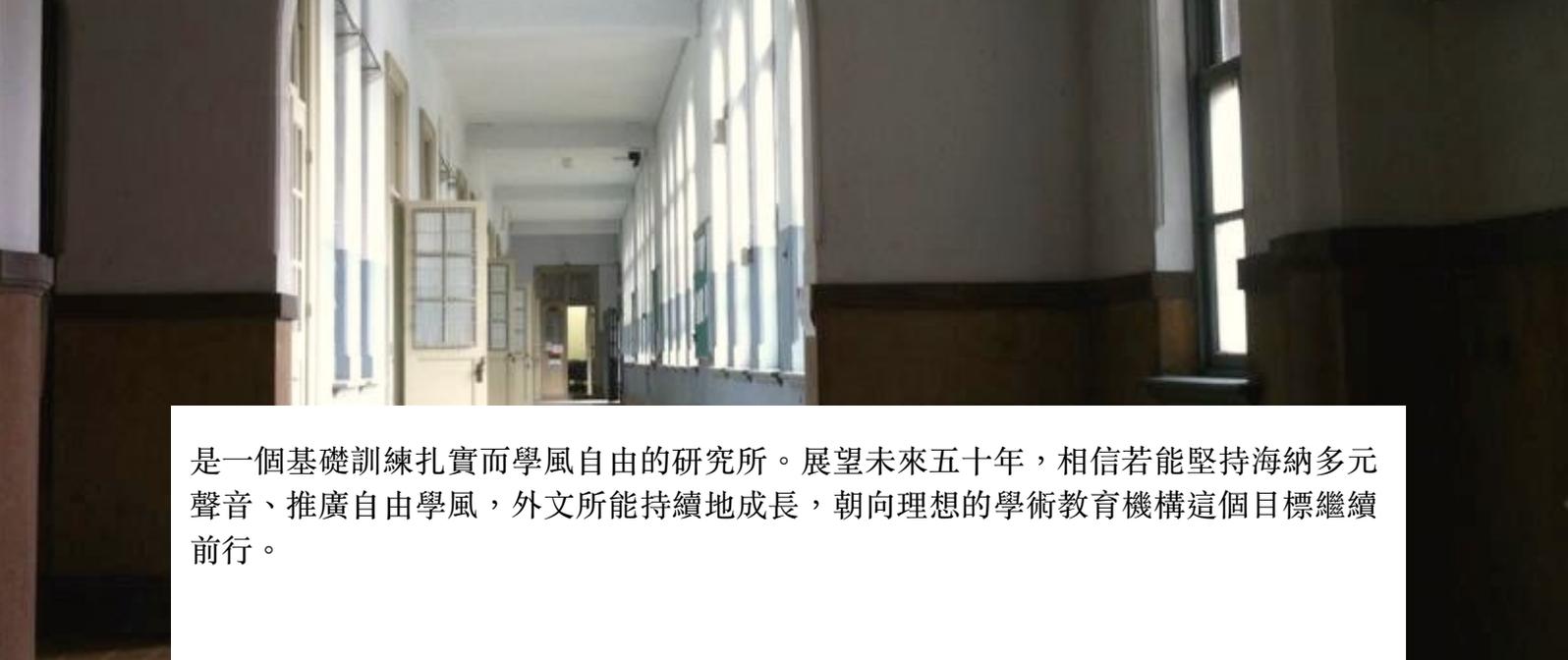
五十年來，外文所持續地改良課程與相關章程規定，其背後的理念不外乎提供學生更多樣化的課程、鼓勵學生勇於探索各種領域、以及提升學生安排課程與規劃學習的自由度。

論文

相同於課程改良的方向，外文所逐漸地放寬論文寫作的相關規定，在題目的選擇、書單的選擇、進度的安排等方面給予學生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以八十九學年度為分界點，該年度之前，撰寫論文前的資格考試正式名稱為「書單考試」，而考試的範圍，即書單，由所上明定，學生較沒有選擇空間（學生必須自下列考試範圍中選兩項：1. 中世紀英國文學 2. 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 3. 復辟時期與十八世紀英國文學 4. 十九世紀英國文學 5.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 6. 十九世紀(含)以前美國文學 7.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 8. 文類—小說、詩歌、戲劇三選一 9. 文學批評）；但八十九學年度以後，所上取消了資格考試的既定書單，同意學生能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提出自行擬定的考試書單，讓學生在閱讀書目的選擇上能有更多的自由。一百零四學年度後，資格考試的內容更從自擬的書單改變為「論文撰寫計畫書」，使得學生能更自由地排定書單閱讀進度，也顯示考試的重點由學生於研究領域的相關知識轉為對於論文撰寫所排定的計畫。除了書單的選擇與閱讀計畫更加自由外，一百零二學年度後，所上也解除了尋找指導教授的時間限制：不似之前必須修畢三學期的課後才能向系辦申請「論文指導同意書」，學生在確定指導教授後隨時可以自網路上取得「論文指導同意書」並向系辦申請。如此，學生可選擇於碩一便開始撰寫論文，時間的選擇更加自由。解除了論文撰寫的時間限制後，自一百零三學年度開始，所上放寬了論文長度的限制，規定頁數由八十頁以上降至六十頁以上(含書目)，減輕了學生撰寫論文的負擔，讓學生更能快速地完成論文，及早進入生涯規劃的下一階段。

總結

回顧五十年來的課表與章程，可以發現外文所於課程與制度上不停歇地嘗試創新、修正錯誤，持續地改良與進步。隨著制度的逐漸健全，今日的外文所，相較於五十年前草創之時，有著更多樣化的課程，也讓學生更能主動積極地規劃個人的學習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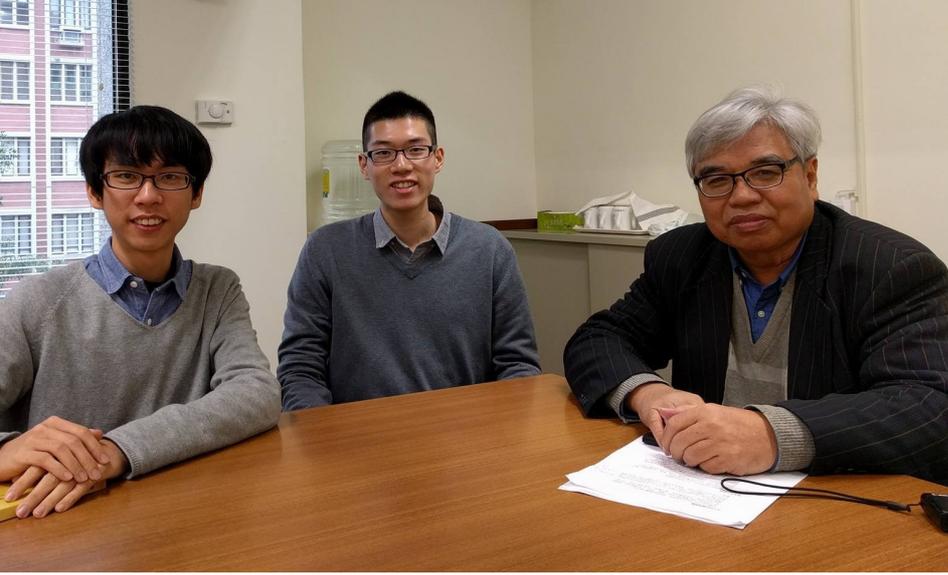


是一個基礎訓練扎實而學風自由的研究所。展望未來五十年，相信若能堅持海納多元聲音、推廣自由學風，外文所能持續地成長，朝向理想的學術教育機構這個目標繼續前行。

參考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課表1966-2003，臺灣大學歷年課表數位典藏，2016. 2. 21.。 <http://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188>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章程〉，1998、2000、2001、2002、2007、2013、2014、2015。



訪談者（由左至右）陳英傑、張興舜
民國105年2月22日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小傳

李有成老師，一九八六年畢業於臺大外文所博士班，之後於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改名為歐美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研究專長為非裔美國文學、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著作豐富，包含了近年頗受重視的《他者》、《離散》、《記憶》三部曲。

「我相信，文學學術所提供的論述可以改變大眾的思想，進而改變這個社會；也就是說，文學具有淑世的功能。」

——李有成老師

—— 臺大歲月：外文所的學習經歷 ——

Q: 我們先請問老師，回顧在臺大外文研究所求學的歷程，請問老師整體的印象是什麼？

A: 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曉得現在的情況有多少改變，當年能考進外文研究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當時設有外文或英文研究所的大學很少，入學競爭相當激烈，所以能考進臺大外文研究所是很值得高興的。整體而言，外文研究所的求學過程相當辛苦。譬如說，當時寫論文前的資格考試就很不簡單。考試範圍很廣，包含英國與美國文學史的各個斷代，我們必須從中選出四個時代應考，通常得花上一到兩年的時間才能通過資格考試。再加上學分很多，論文寫作的要求很高，因此當時在外文研究所念三到四年才畢業是很正常的事。兩年就畢業的情況是極少數。

外文研究所的課程當然相當多元精彩，有基本的文學斷代史，有作家專題，像是莎士比亞專題、彌爾頓專題、霍桑專題等，還有文類專題，譬如現代美國小說，其他如文學批評等理論方面的課。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外文研究所的師資。老師們不僅真才實學，也各有自己的風格，不過最重要的是老師教學的認真，讓我們獲益良多，學習到做學問的不同方法。不過現在想起來真的很感傷，因為當時教導我們的老師有好幾位已經過去了，像是侯健老師、朱立民老師、朱炎老師、顏元叔老師。

在外文研究所求學的那段時光，主要都是在念書。應該是碩士班升上二年級的時候我

就開始到中央研究院當助理，要兼顧求學與工作，非常忙碌，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玩樂。不過在研究所念書時認識了許多好朋友，有些直到今日還常有來往。現在回頭看，在外文研究所求學期間是我成長最快的一段日子。

Q: 老師之前在跟胡衍南老師的訪談中特別提到在朱炎老師的課堂上接觸到非裔美國文學，並以艾里森 (Ralph Ellison) 的《隱形人》 (*Invisible Man*) 為例，¹ 請問這門課對老師之後的學術興趣與發展有什麼影響？

A: 有很大的影響。在大學部時絕大多數的課程都專注在傳統的經典文學，根本很少提到弱勢族裔文學。我雖然課餘之暇偶爾會讀些非裔美國文學作品，像是鮑爾溫 (James Baldwin) 的小說和散文，但是對於弱勢族裔文學的接觸相對不多，所知也有限，一直到上了朱炎老師的「現代美國小說」，才真正有了改變。當時在課堂上讀了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等的小說，還有艾里森 (Ralph Ellison) 的《隱形人》 (*Invisible Man*)。正是朱炎老師的這門課，以及《隱形人》這部非常精彩的小說激發了我對非裔美國文學的興趣，讓我很想好好研究這個文學傳統。非裔美國人大約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也就是三千萬人左右，比臺灣的人口還要多；美國又是一個經濟富裕、文化多元、出版業發達的國家，因此不難想像，即使是比較邊陲的非裔美國文學也應該有相當豐富的文學作品，因此在上過朱炎老師的課後，我就比較有系統地閱讀非裔美國文學。後來果然發現非裔美國文學相當精彩，自蓄奴時代開始到現代，每個時代的關懷都不盡相同，樣貌多元，擁有龐大的文學傳統。後來我就選定非裔美國文學作為我的研究領域之一。

其實我一向對少數民族的文學感到興趣，除了非裔美國文學，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猶太裔美國作家索爾·貝羅 (Saul Bellow) 的小說，後來也研究亞裔美國文學與英國文學。我在這些少數民族文學上面看到其與主流文學非常不一樣的關懷。

Q: 請問老師，除了朱炎老師的課之外，在外文研究所的時候是否還對其他老師或其他的課印象深刻？

A: 是，有很多，這裏沒辦法一一舉例。我只談外文研究所碩士班的情形。朱立民老師是美國文學專家，在他的「霍桑專題」 (Nathaniel Hawthorne) 課堂上我們細讀了霍桑大部分的作品，收穫很多。侯健老師教我們英國小說。侯老師在中西方古典文學的造詣很深，他很重視道德與倫理批評，文學在他看來跟時代是息息相關的。朱炎老師重視的是人性、心靈、道德的分析。還有吳大誠老師開的「亨利·詹姆斯專題」 (Henry James)。詹姆斯的文字很困難，小說情節發展也不是那麼曲折有趣，因此不是很容易讀。不過一整個學期下來，吳老師也帶著我們讀了好幾本詹姆斯的重要小說。另外王文興老師則強調細讀，強調對文字的敏感。他對小說場景的分析我至今記憶猶新。外文研究所的老師各有不同的關懷。

印象也很深刻的是顏元叔老師的「文學批評」這門課。在這門課裏，我們要讀自亞里

¹ 胡衍南，〈人文薪傳：當代知識推手群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229。

斯多德以來西方重要批評家的選文，真的一個個讀。我們一個學期要做兩次口頭報告，每次選擇一位批評家作為報告的主題，而且報告之前必須完成一篇十幾頁的論文初稿，印發給同學。這是非常好的訓練方式，可以激勵我們對某位批評家有初步的了解。記得我有一次負責報告黑格爾；在多方蒐集資料、閱讀、思考、寫作與口頭報告之後，我竟然也對黑格爾的美學有一些粗淺的認識。

李達三老師（John J. Deeney）的書目學訓練也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幫助很大。李老師是美國人，當時是耶穌會的神父，學識非常淵博。我們不在臺大上課，而是在耕莘文學院，因為當時耕莘文學院有個很好的圖書館，有許多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方面的藏書。圖書館的書不能外借，讀者只能帶著鉛筆和筆記本進去，跟大英圖書館很像。李達三老師對學生的訓練相當嚴格，譬如說，期末報告不只要以正確的格式完成一份耕莘文學院圖書館所藏跟自己選定的題目相關的書目，每個條目還必須做摘要。現場考試也很有趣。考試時，老師會先出一個題目，譬如說莎士比亞，然後我們就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快速地找出圖書館內與莎士比亞相關的藏書，因此在考試之前，我們都會先把圖書館的藏書位置記熟，這樣找書可以更有效率。總而言之，李老師的訓練幫我們打下了很紮實的論文寫作的基礎，都是基本功夫，不論是找資料的能力，或者論文中引用、註釋、書目的格式，在經過李老師的訓練之後，日後做研究就不會有問題了。

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感謝老師們所給予我們的嚴格訓練，把我們帶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在學術界這麼多年後再回顧外文研究所求學的歲月，更能夠體會老師們當時的用心。

—— 畢業後的發展 ——

Q: 聽老師的回憶，可以發現外文研究所當時對學生的訓練非常精實；而老師在外文研究所念碩士時就進入學術界，請問老師當初踏進學術界有什麼理想和目標嗎？

A: 其實一開始也是懵懵懂懂的，以為學術就是一項工作。剛進中央研究院時我只是助理，談不上研究，不過看著許多聲望卓著的前輩學者做學問，才慢慢了解學術是什麼。

在臺灣的外國文學研究，雖然不像中國文學、歷史的研究那樣有著深厚的傳統，但是經過許多前輩的努力也確實打下了不錯的根基。臺灣光復後，臺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許多日本籍教授離開了，臺大急需師資，有不少學者在抗戰後或國共內戰後從大陸來到臺大任教，像是英千里教授、王國華教授、黎烈文教授等，後來還有經由這些學者訓練出來的學生在留學歸國後加入，因此一時之間，臺大外文系也聚集了不少人才。中央研究院在臺灣復院後也是同樣的景況，許多老一輩的學者（當時還是壯年）在內戰後來到臺灣，繼續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研究院位於南港，離市區很遠，當時交通不便，竟漸漸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氣。我後來就是在這樣的學風下，受到許多長輩的啟發，慢慢摸索做學問的道理。當時的要求跟現在不太一樣，進了研究院後，長輩多半希望我們沉潛幾年，好好讀書，時候到了再發表論文。現在幾年內沒

有發表論文可能就會待不下去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要求，各有利弊，這是沒辦法的事。

我後來才慢慢發現學術的樂趣，也體會到學術應該要有使命。就說人文吧，雖然平時大家好像不容易說清楚人文是什麼，或者有什麼功用，但是我確信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人文傳統的。一個國家若是什麼都講求功利，雖然那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總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另外，人文學術其實也可以改變社會。人文學術雖然不像上街頭示威抗議那般顯眼，不過我們也可以藉由嚴謹的理論與論證，慢慢地改變大家的想法，改革社會。譬如我們剛才談到的非裔美國文學，除了文學作品本身，許多學者藉由研究這些作品闡釋非裔美國作家的創作意圖，改變社會上對非裔美國人的態度與看法。其他弱勢族裔文學或女性文學也是一樣，研究這些文學的人如果能夠從中找出一些重要議題，澄清一些想法，是可以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的。

Q: 文學作品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有了文學作品，大眾可以自行閱讀、詮釋、實踐，為何還需要文學學者的文學批評？文學學者的價值何在？文學批評如何影響社會文化？

A: 你們事先寄給我的訪談題目中，有一道非常重要：既然大眾都可以自行閱讀與詮釋文學作品，為何還需要文學學術與文學批評？其實你們想想，很多人都可以在報章雜誌上評論社會問題，可是我們還是需要社會學者；很多人也在各種媒體上發表對政治問題的看法，可是我們還是需要政治學者；同樣地，雖然大家都可以自行詮釋文學作品，文學學者的論述還是有不同的意義的。這些論述的層次不一樣，學術上的論證較為嚴謹，不能只憑感覺或直覺，還必須要有理論、方法、證據、假設等等。我相信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因此學術對我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是一個值得為之努力的志業。

Q: 老師二十多年來，包括自撰和編輯，已經出版了十五本書，其中有對於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文學批評文集《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和《文學的複音變奏》、散文集《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以及近幾年相當知名的三部曲《他者》、《離散》及《記憶》。我們相信老師還會不斷著述。如老師剛才所言，這是因為相信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這樣看來，老師其實跟某些文學學者很不一樣。您是否有意將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廣到學術圈外？請問老師對這點有什麼想法？

A: 出版這些學術著作的時候其實有兩個重要的考量：一、這些著作必須經得起嚴謹的學術考驗；二、希望會有更多人閱讀和了解這些著作。以《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為例子，這本書裏的許多章節是在較年輕的時候寫的，內容相當複雜，理論與論證較為繁複，書裏面的一個重要想法是：非裔美國文學其實是一種「踰越」的文學。非裔美國人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面對著一堵堵的高牆，他們希望藉由文學去挑戰、去打破、去踰越這些障礙。我多方閱讀非裔美國文學作品，最後提出「踰越」的概念來統攝非裔美國文學生產，剛好也體現了我所說的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

我會開始研究「他者」也是出於類似的體會。我發現我們的社會對他者似乎不太友善，有的還有著很深的歧視；這些他者包括了弱勢族群、客工及外籍配偶等。我從閱讀西方的理論發現，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後，歐洲很多重要思想家也想過類似的問題，像克莉絲蒂娃談陌生人、德希達談待客之道、哈貝瑪斯談包容他者、列維納斯談對他者的倫理等。這些歐洲最好的頭腦都同時在思考面對他者的問題，這是因為多年來歐洲一直面臨移民的問題。這些歐洲思想家非常精彩，他們的想法剛好可以激發我思考我們社會所面對的類似的問題。《他者》的第一章很有趣，我藉由《舊約》〈路得記〉的故事討論外籍配偶的問題。路得是摩押人（Moab），嫁給以色列移民，丈夫去世後隨婆婆離開摩押，回到以色列，改嫁另一位以色列親人，她的後代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包括大衛王與耶穌。重讀《舊約》與《新約》，我才發現，如果沒有路得這位外籍新娘，整個以色列與基督教的歷史都要改寫，因此我藉此思考外籍配偶的意義與重要性，希望大家能夠善待這些對我們的社會與文化有可能帶來重大影響的人。我也常想，若沒有許多客工的日夜辛勞，我們的捷運和高鐵可能不會那麼順利蓋起來；若沒有外籍看護，許多長輩的照護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我們應該善待這些離鄉背井的人。

Q: 請問老師出版這些書籍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迴響？

A: 以《他者》來說吧，有趣的是，這本書被國家文官學院選為每月一書，並推薦給公務人員。後來我也受邀到一些縣市政府去演講，介紹這本書的觀點。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公務人員的來信。我記得有一位公務員在信中跟我說，她在讀完《他者》之後，面對洽公的民眾時態度改變很多，比較能夠設身處地體會到民眾的難處，尤其是屬於弱勢族群的民眾。當初寫書時只是想將自己的關懷寫出來，沒有預想到真的會有人在看完書後還會去身體力行，因此收到這些迴響心中很感動，覺得學術真的很有意義，是可以參與，甚至改變這個社會的。

今年剛剛出版的書《記憶》一書探討的問題也很有意思。我看到許多國家都有面對過去歷史的問題，才想到探討記憶這個主題。尋找和重建歷史事實是件好事，不過很多時候，有些人重建過去並不是為了尋找歷史事實，而是有其他的打算，如獲取政治利益。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去年出版的小說《被埋葬的記憶》（*The Buried Giant*）就是在探討這個問題。其實石黑一雄大部分的小說都圍繞著記憶這個主題發展。大約十年前，在倫敦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屋，我有機會跟他談了兩個半小時。他很同意我的看法，承認自己的小說主要都是在處理記憶和歷史之類的議題。《被埋葬的記憶》——這是臺灣中譯本的書名——的故事背景是中古時期的英格蘭，也就是亞瑟王的時代，當時不列顛人（Britons）與撒克遜人（Saxons）連年戰爭與殺戮，雙方結下深仇大恨。亞瑟王認為不該這樣繼續互相殘殺下去，於是就請魔法師梅林施法，梅林找了一條母龍，讓母龍呼出的氣息變為籠罩英格蘭的迷霧，迷霧遮蔽了人們的記憶，兩族人就這樣忘掉了仇恨，因此都過著平和快樂的日子。後來撒克遜的國王另有所圖，就派了一位年輕武士去屠龍，希望讓迷霧消失，讓大家重新找回仇恨的記憶。當時亞瑟王已經過世，看守母龍的蓋文爵士（Sir Gawain）也已年高老邁，結果在決鬥時死於撒克遜年輕武士的劍下。年輕武士進入洞穴殺死同樣垂垂老矣的母龍。在迷霧

消散後，人們的記憶也漸漸恢復，年輕的武士這時才坦承，撒克遜國王派他屠龍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找回記憶或尋求歷史真相，而是希望再次挑起仇恨，煽動撒克遜人屠殺不列顛人，並佔有不列顛人的土地。石黑一雄這部小說告訴我們，有的人挖掘過去的歷史並非為了還原事實，而是為了獲取政治利益。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因此在《記憶》的餘論中我約略討論了《被埋葬的記憶》這本小說。在卷首的緒論中，我主要探討記憶的本質與類別，譬如童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說的「再記憶」或賀琦（Marianne Hirsch）提到的「後記憶」（postmemory）。「後記憶」是指後面世代的人藉由長輩留下的檔案、證言、日記、回憶錄，或者照片、紀錄片等建構過去的記憶，許多未曾經歷過二戰的猶太人就是經由長輩留下的各式文獻檔案重建關於大屠殺的記憶的，這就是「再記憶」。在《記憶》一書中，我以小說、傳記與回憶錄來探討記憶這個現象。記憶是個很重要的現象，非常複雜。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如何挖掘歷史，如何處理記憶，其實是一門大學問。

可見讀文學並不是一件風花雪月的事，文學蘊含著很多嚴肅而複雜的議題。譬如說你讀莎士比亞的《暴風雨》（*The Tempest*），可以發現這個劇本其實跟殖民問題頗有關係。即使莎士比亞的時代對殖民問題並不如現代熟悉，若你受過文學的學術訓練，以後殖民主義的角度去閱讀這個劇本，你會賦予這個文本新的生命與可能性。因此讀文學其實是很有趣的，文學研究者處理的都是人類最好的頭腦留下來的東西，你讀杜甫、曹雪芹、莎士比亞、密爾頓、托爾斯泰、亨利·詹姆士，這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嗎？

Q: 老師相信文學與文學研究可以影響社會與文化，也不斷藉由出版專書推展文學學術，希望能帶來若干影響，發揮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老師曾經在一九九〇年代初以舉辦研討會與出版論文集的方式推動臺灣的亞裔美國文學研究，請問老師進行這些活動的初衷是什麼？

A: 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在臺灣早期的主要推手是單德興老師，後來加入馮品佳老師等較年輕的中生代學者，我只是在旁敲邊鼓，提供一些協助而已。開始的時候的確沒有太多人投入這個領域，不過我們覺得如果由我們來推展，也許會有一些成效，會使更多人產生興趣。一開始我們做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有一定的成績之後，再將點擴大為面，我們接著發展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就把日裔、韓裔、越南裔、菲律賓裔的文學都納入。我們的確是有些規劃的，因為一開始人少，便從小的範圍，也就是華裔美國文學做起。辦了三屆的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後，我們才開始辦大型的國際會議。我們之所以對這個議題感到興趣，跟美國的情況有很大的關係。在一九六〇年代民權運動以後，美國社會中的弱勢族裔開始發聲，逐漸出現非裔美國文學、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等相關的學術。當時還有婦女解放運動、平權運動、原住民運動等等。有些族裔文學原先是沒有人關心的。一九八〇年代末與九〇年代初，我和單老師分別到美國做研究，我先後到杜克大學和賓州大學，單老師則到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我們發覺有不少東西可以做，有不少文本應該讀，回國後我們便開始籌劃學術研討會。最早幾屆的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的徵稿啟事就是我執筆的。當時也有臺灣學生到美國讀書，以這個領域撰寫博士論文，他們回國後也帶來一股風氣。差不多同一時候，日本、韓國也開始有人研究日裔美國文學、韓裔美國文學——中國大陸則要稍晚一些。

中央研究院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慢慢規劃三年或五年的學術活動，等到我接任歐美研究所的所長之後，我覺得可以集合亞太地區從事亞裔美國文學的學者，開一個比較大型的會議，同時也請美國相關領域的有名學者過來。我希望我們可以慢慢形成亞洲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批判立場，跟美國學者的聲音和立場應該不太一樣，因為他們的關懷跟我們的未必相同。我覺得臺灣在這方面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平臺。這一點很重要。換句話說，亞裔美國文學穿越太平洋來到亞洲之後，應該會有新的面貌。如果我們做的都跟美國學者一樣，那就意義不大，這裏面牽涉到學術分工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聲音。經過這些年大家的努力，慢慢有了些成績，我們現在跟東亞幾個國家學界的互動非常好。

Q: 老師多年來不斷地研究、寫作、出版、教書，對臺灣英美文學研究多元化的推動做了不少努力，請問老師未來還有什麼計畫嗎？

A: 我還是會繼續做研究，不過也希望能夠兼顧創作。過去這些年寫的東西大概還可以結集成兩、三本書，都是在收尾的階段了，希望未來幾年能夠逐步完成。等這些書陸續出版之後，我再規劃新的研究計畫。我過兩年就要退休了，我很想留些時間創作。我現在偶而還寫詩，希望兩、三年之後能再出版一本詩集。年輕時候寫過一些詩，不過現在的心境和關懷很不一樣。勞累了大半輩子，恐怕還是閒不下來。中央研究院沒有寒暑假，雖然我們每年可以休假三週，但是我從來沒休過假。一年到頭沒天沒夜地工作，週末也沒什麼差別。《他者》、《離散》、《記憶》三部曲成書後，我現在正準備下一本書。我已經不再開課了，最後一個學生前年畢業後，我就不再收學生了。我以前輪流在臺大和師大上課，前後也指導了十來位博士生，他們大部分都在大學教書。我在臺大念博士時就在夜間部兼課，畢業後在外文研究所碩博士班授課，從一頭黑髮到現在白髮蒼蒼，也前後教了不下三十年。以一位兼任教師來說，夠長了。不過只要體力還好，精神還好，我會繼續讀書寫作。我還有不少英文論文，我還在考慮要不要整理成書出版，因為那需要時間與體力。以前朱立民老師鼓勵我們多用中文寫論文，希望能累積一些傳統，同時希望讓外文系、英文系以外，中文系或別的語文學系的學者也可以參考。目前能做多少算多少吧。

——對外文所的評價與建議——

Q: 回顧您在臺大外文研究所求學與任教的經驗，請問您對外文研究所的評價為何？

A: 我不知道現在整體課程的設計是怎樣的，因此很難評價，不過我想跟我們的時代應該是不太一樣了。不過我覺得基本訓練還是必要的。即使你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做註釋、列書目、找資料、寫論文的基本功夫還是重要的。這些過程其實都是在訓練你思考與做事的能力。此外，我認為要多閱讀文學作品，越多越好，除了豐富自己的文學知識，也可以加強自己的語文能力。語文能力好，不管做任何行業，都是一大助益。尤其英文能力，在網路時代，有很多資訊都是英文寫的。理論和批評的課也很重要。這些課也是教你怎麼思考，怎麼處理議題，了解文學事實。最近幾年我發覺學生似乎很累。是功課太重嗎？但我們那時候也不輕鬆。考試多，要讀的書也很多，為了備課也很晚睡。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不用上網。當時生活很單純，關心功課之餘就是多

賺點生活費和買書錢。

聽說現在報考外文研究所的人數比較少，可能一來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二來現在研究所很多。四十年前北部外文或英語研究所只有臺大、師大、淡江、文化及輔大五間。那時候臺大與師大每次研究所入學考試都會衝堂，因此我們只能在臺大與師大之間擇一報考。我那年考上四間研究所，最後選擇了臺大。那時候念碩士班有獎學金，念博士班甚至不需要花什麼錢。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很多人去美國讀書都不回來，因此在臺灣研究所不收學費，就是要鼓勵你留下來讀，因此念研究所是個出路。時代不一樣了，以前念完博士大概都去教書或做研究，現在可能比較多元，而且人浮於事。韓國、日本現在也是一樣。

Q: 請問老師會給外文研究所哪些建議呢？

A：我們那個時候，讀文學就是專心讀文學，沒有太考慮就業的問題。這幾年聽說即使是外文系出身的人，找工作也不容易。我聽一些朋友說，有些學校就開始調整課程，通常多開幾門實用英文的課，甚至減少文學的課程，希望有助於學生將來求職。我不太清楚事情有多嚴重，或者這麼做是否有效。我們那個年代沒有這個問題，讀完碩士很多人都可以找到講師的工作。現在讀完博士，連專案或約聘教師都不見得有缺，有些人就到大陸的大學任教，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無論怎麼調整，念外文系，英文一定要學好來。這沒有什麼捷徑，只有把英文學好，否則任何實用的課程都不實用。我在師大英語系念書時，那是一九七〇年代初，臺灣外貿正在起飛的時候，兩、三個人就能成立一個公司，這些小公司沒有工廠，卻有辦法接下外國訂單。我們這些英文過得去的人就派上用場了。我大學時代很少教家教，有一段時間就跑到中山北路的小公司幫忙處理英文信件。有時每週兩個晚上，收入還不錯。我其實不懂商業書信，就找兩本商業書信的入門書來看，了解商業書信的格式和常用的專有名詞。基本上英文要行，否則只知道格式和專有名詞也沒什麼用。因此不管什麼實用的課，都要英文好。英文要好，就要讀文學作品，像是小說和散文。小說裏有對話、描寫、敘述等文體，還有語法和時態。譬如說，讀完一本又一本的小說，你對英文的信心和能力就會增加。讀枝枝節節的小文章用處不大，有系統地讀小說，才會讓你的英文能力進步。此外，讀文學作品還會幫助你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我擔心課程的調整會本末倒置，把重要的文學課放棄或減少了，改上枝枝節節的課，真的有助於增強語文能力嗎？沒有好的語文能力和較深層的文化底子，該怎麼辦？

Q: 請問老師如何看待近年來輿論對外文研究所的批評，也就是「外文無用說」與報考人數減少的問題？

A：有人說，念外文研究所沒有用，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是指找不到工作嗎？可是現在又不是只有外文研究所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還有很多學門，包括熱門的學科，也不好找事。為什麼外文研究所會特別被拿出來談呢？可能由於過去相對於其他人文科系，外文的出路比較好，除了教書還可以去出版社、補習班、翻譯社工作。現在可能比較困難。意思是說，你應該出路好的，怎麼現在出路不好了？很多系所早就是這樣了。我想這個現象是相對的。我認識很多外文系所出身的人，他們並不從事教育或

學術工作，有些當外交官、從商、當編輯、做翻譯，諸如此類，做得蠻好的，出路相當多元。重要的還是要加強自己的語文能力。

——對外文所同學的建議與期勉——

Q: 老師畢業於臺大外文研究所博士班，又常到英美許多知名大學進行研究，對非裔、亞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頗多貢獻。近幾年來，在臺灣取得學位的博士謀職越來越困難，甚至臺大外文研究所博士班的畢業生也面臨很大的求職壓力。請問老師，臺大外文研究所的同學應該如何訓練自己，未來才能在學術界有一席之地？

A: 如果要走學術的道路，當然要非常用功，尤其要多發表論文。因為不是只有臺灣，全世界都在搶人才。你沒有以最好的姿態出現，是很難跟人家競爭的。拿到博士學位只是基本要求而已，你一定要有好的論文發表在好的期刊上面。現在競爭很劇烈，以臺灣而言，一個英、外文系有教職出缺，不只在臺灣接受訓練的博士，很多受外國訓練的臺灣學生也會回來，還要加上一些外國人也來競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也找不到事。沒有特別的捷徑，只有把自己裝備得更好，認真讀書，把學業弄好，求學期間就要開始發表論文，光憑一本博士論文現在是不夠的。來者不善，全世界都在競爭，你一定要以最好的姿態面對這些競爭。

Q: 曾經聽說國外的英美文學學界普遍存在著對亞裔學者的歧視，譬如只允許亞裔學者教授亞裔美國文學或英國文學相關的課程，即使該亞裔學者的專業是別的領域。請問老師面對這種情形亞裔學者該如何自處？

A: 這種事情應該是有的。美國有所謂平權行動 (affirmative action)，很多學校都會被要求要有若干弱勢族裔的教師，同時也應該開設弱勢族裔的課程。因此有些系所會找亞裔美國人或亞洲人教授與亞洲或亞裔有關的課程。就好像教黑人文學就應該是黑人一樣。這裏有說不出口的校園政治：為什麼要找白人來教有關族裔的課程？這一點涉及微妙的校園政治，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有些族裔學生會問：怎麼在課堂上看不到我的族群、我的文化或我的歷史？因此找亞裔教師教亞裔文學是件順理成章的事。尤其早期剛剛開設亞裔文學與歷史的課程時，一時找不到合格的教師，有些亞裔教師就改授這方面的課程。現在比較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Q: 在完成外文研究所的學業，並且在學術界工作多年之後，請問您對於仍然在學的外文研究所的同學有什麼建議與期勉嗎？

A: 現在想起來，在大學部和研究所念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無憂無慮的階段，那時有大把讀書的時間。我覺得要好好把握這個人生階段，珍惜時間，認真讀書，工作之後就沒有這麼自由了。我讀專業的書，也讀雜書，好處是有時會融會貫通。不過讀書也要有方法，要會選擇。我最難過的是看到同學們有時候把時間浪費在一些並不重要的活動上，比如說玩遊戲。偶而為之可以，沉迷其中就沒有必要了。如果把精神和體力都放在這些事情上，就沒有時間和體力去做別的事。現在社會上競爭很激烈，你一定要問自己有沒有做好準備，有沒有以最好的裝備去面對社會。尤其讀人文的人，

多讀一本書就比別人強一些。這是個殘酷的世界，就算有最好的裝備在跟別人競爭時都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多讀書，認真讀書，這並不是迂腐的想法，不要等到後來才感歎書到用時方恨少。現在就要把該讀的書一部部好好地讀，而且要讀一些對自己有挑戰性的書，也就是能夠幫助你累積知識，刺激你思考的書。將來教書也好，做學術研究也好，從事別的行業也好，如果你有最好的準備，就會事半功倍。當然中、英文要學好，要有好的語文能力，這是基本能力。

—— 外文所五十週年 ——

Q: 您對臺大外文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有什麼想法、期許，或者祝福？

A: 我希望臺大外文研究所未來還要迎接更多的五十年。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學術，臺大外文研究所本身就是個具有傳統的建制，我期望外文研究所能夠繼承前人打下的基礎繼續發展下去。每個世代的關懷可能不太一樣，因此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不過我們基本上是以文學教育為基礎的系所，文學還是很重要的。這一點應當堅持。當大部分人不再堅持的時候，你的堅持就顯得意義重大。雖然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要求，不過我想基本的東西還是要有的。臺大在臺北帝大的時代開始就有外國文學的課程，日據結束後的外文系接受了另一個傳統。無論如何臺大外文系所一向以文學教育為中心，具有長久光榮的傳統，過去曾經培養了許多學者和作家，希望能夠勿忘初衷，全力以赴。就業的問題當然重要，但教育與學術還是必須不斷發展下去。我有幸在外文研究所接受學術訓練，至今仍然心存感激。這些年來我能夠在學術界讀書研究，外文研究所的訓練極為重要。我又在外文研究所教了大半輩子書，對外文研究所有很深的感情。我希望外文研究所的傳統能夠獲得發揚光大，能夠延續下去。

參考書目

胡衍南，〈人文薪傳：當代知識推手群像〉，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

小傳

陳韋翰，二〇一三年畢業於臺大外文所碩士班，曾於臺視擔任新聞編譯，現於*Taipei Times*擔任記者。

「我認為在這個所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研究自己有興趣的事。其他實際的建議的話，就是知道國際上在研究什麼。」

——陳韋翰



謝謝學長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會，我才要謝謝你們。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外文所的大家太不緊密了，大家都玩自己的。其實我跟同學也不太熟。所以能做這個訪談聯繫大家的感情，我覺得很好。

—— 外文所的學習經歷 ——

Q: 回顧在外文所的求學歷程，請問學長的整體印象為何？

A: 整體印象的話，第一個想到就是「累」，第二個是「扎實」。我們所上的課程真的很扎實。若大家能努力兩年內念完，那扎實度就跟很多美國的研究所差不多了。另外，對外文所的印象中還包含了intellectual thrill，就是體會到了思想上的精進，覺得很快樂；對喜歡念書的我而言，這是蠻開心的。

所上師資也很好，老師們都真的很強，可以學習的地方很多。但所上一個缺點是研究的項目有些老派。是在出國交換，及跟考慮申請國外博士班的同學交流後，才發現自己之前研究的東西、所上提供的東西都稍微舊了一些。只要能多注意國外的研究趨勢，這是可以補足的。

不過，所上的訓練仍是相當扎實，例如寫作上的訓練。外文所學生的基本功還是很好的。

—— 在日後影響極深的老師、同學，或經歷 ——

Q: 想請問學長在外文所的四年當中，有沒有什麼跟同學一起參與的活動，或者有什麼連結？

A: 其實跟同屆的同學真的很少交集。一來是大家的個性使然，外文所的大家比較悶吧，二來是大家也很忙。剛好系上也很少有活動可以凝聚大家。我倒是跟一個學弟很好，因為我們的興趣很接近。我們都聽音樂，也都比較酸民一點，都蠻喜歡批評很多事情，再加上我們都是齊東耿老師的學生，所以我們蠻合得來的。能說比較熟的朋友就是他了，跟其他同學比較少往來，這點比較可惜。

Q: 聽起來外文所的大家主要都是獨自念書，寫東西？

A: 對，光這樣就很忙了。大學時期有在系男籃打球，但上了外文所後，就沒時間運動了，身體變得很差。最好是不要像我這樣，身體要顧好、要運動。像我碩三的時候，就很常流鼻血、胃痛。可是出國交換、當兵後，一切都好了。所以要運動，作息要正常。

Q: 所以學長是覺得外文所課程中的訓練是很扎實的。那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課，讓你有明顯的進步？

A: 魏思博老師的莎士比亞。這門課非常的硬，每堂課都是一個劇本加上其他課外閱讀，絕對是讀不完的。這是我碩一的第一堂課，算是震撼教育，讓我體會到研究所跟大學部的不同。而且老師的學識非常淵博。在這門課裡可以說是被電得很痛快。很感謝這門課，拿遊樂園作比喻，先玩過最恐怖的，其他的都不怕了。

沈志中老師的課也是印象深刻。老師也是實力太強，強到我都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沈老師講課提到的東西，真的需要教授等級的實力才能聽得懂。他的課比較像在向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不像在教學生。不過，我在想這就是大師吧。

當然，還有齊東耿老師的課。齊東耿老師的課就相對自由很多，沒有那麼重。不過，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他的才華跟學識，老師會很多語言、了解很多文本、也會各種理論。

Q: 聽起來，學長在沈志中老師、齊東耿老師的課堂上主要的學習是理論。

A: 沒錯。大學時期輔修哲學，所以對理論一直有無限的興趣。老一輩的老師們比較重視文本，理論的運用比較沒那麼多。不過文本的基礎分析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應該這麼說，文本與理論應該併重，不可偏廢。

Q: 那在魏思博老師的課堂上，學習比較多的，是不是基礎的文本分析？

A: 對。文本分析是我比較不擅長的部分，在這門課的訓練中進步很多。老師那年的課是「莎士比亞與記憶」，所以老師特別重視歷史脈絡，會訓練我們從歷史脈絡與文本出發，去推敲、找出一個詮釋。曾麗玲老師也是這樣，比較鼓勵學生重視文本，而理

論運用就比較少了。其實這樣也好，不會硬將一個理論套在文本上。所以，多修不同老師的課是好事。

Q: 哪位老師影響學長最深？

A: 應該是齊東耿老師。被老師電到爆，不過也讓我見識到原來有這麼充滿才華的人。而老師影響我最深的，應該是寫論文的過程，那個從零開始，去思考一個議題，慢慢建立起一個可以解釋多個作家與文本的理論的過程。這還蠻不錯的，讓我體驗到剛才提到的那種intellectual thrill。

那論文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打個比方，若世界是個大圓，那論文處理的問題最多就是一個小點，寫論文的過程就是把這個小點延伸出去的過程；雖然小，但是也算是一個成就。在職場上類似的東西，就是一個人從零開始、獨立完成的專案；這也算是一個小成就。所以，外文所給學生論文寫作的訓練，其實是很棒的，是心力上的磨練與智力上的訓練，對之後的工作、學術研究都是有幫助的。

外文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寫作能力是很強的，文章中推理的過程是嚴謹的、清楚的。相形之下，很多其他人寫的文章，邏輯不夠嚴謹。另外，正因為邏輯推理能力不錯，外文所的學生會常常抱持懷疑，不會輕易相信很多事情。例如，我在寫環保相關的文章時，會探詢多方的意見，不會局限於其中一方的說法。

———— 畢業後的發展 ————

Q: 請問學長從外文所畢業後，曾經做過哪些工作？

A: 其實最想做的工作是出版業的文字編輯，與文學、文化相關的最好。不過，或許是因為現在臺灣的出版市場太萎縮了，我申請編輯職位的所有出版社，竟然沒有一家願意僱用我。後來到臺視任職，勉強做了很沒興趣的翻譯工作，主要都在編譯外國媒體的報導，例如CNN、路透社。因為薪水太少了，後來換到了*Taipei Times*去做翻譯。然後我也不是很喜歡一直坐辦公室，所以後來就把握了機會變成記者。所以，其實會在*Taipei Times*做記者也是誤打誤撞。

Q: 那學長選擇做記者這個工作時，有什麼理想跟願景嗎？

A: 因為是誤打誤撞才成為記者的，所以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願景。其實一開始我對記者沒有什麼好印象；是進了媒體業後才慢慢改觀，發現其實有很多記者對於文史、臺灣政治的掌握相當深入。但可能是大環境使然，很多很好的記者被迫去當狗仔，或者放棄客觀的立場。

———— 成就感與挑戰 ————

Q: 學長在工作其間，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麼？

A: 最近空汙議題很受重視，我針對這個議題寫了一份專題報導，而我自認這篇還算是個很平衡、公正的報導。許多報導會預設立場，直接站在環保團體這個陣線批評汙染源；雖然我同意責任的確在汙染源，還是盡力從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出發，以科學性的方式蒐集證據、驗證，最後才推導出問題在汙染源這個結論。除了不預設立場之外，我也只採納經驗證過的證據，排除來源不明的證據。例如，曾經有位教授的研究數據指出，六輕的PM 2.5 (細懸浮微粒)排放量是環保署公佈的排放量數據的二十多倍；但這位教授推導出這些數據的過程非常不清楚。許多環保團體為了增強批判力道，都直接引用了這個教授的數據；但是我無法接受來源不明的證據，所以就捨棄了這個數據。另外，我採訪的對象還算多元，其中包括了那些汙染源，像是六輕，是希望能在一面倒的撻伐聲浪中，讓汙染汙源的聲音被聽見，保持住新聞的公正性。整體來看，這篇專題因為不預設立場，又捨棄了很多來源不明的證據，所以，它的批判力道沒有那些議題設定(即有預設立場)、使用來源不明證據的報導的力道那麼強，但它至少某種程度還算公正。這是我對得起自己的地方。

Q: 學長覺得工作上遇到最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是什麼呢？

A: 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的東西是人際關係的經營。我是個比較悶的人，而記者這個職務又很要求要會裝熟、八面玲瓏，所以人際關係是我遇到比較大的挑戰。

人際關係之外，另一個問題是團隊合作的能力。外文所的大家個性通常都比較內斂一點，加上文學學術環境又相對容許單打獨鬥，所以其實大家團隊合作的機會較少、經驗比較不足。偏偏不只在媒體業，在商界團隊合作的能力也是至關重要。整體而言，其實不管是出來工作，或者繼續留在學術界，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能力，都是很重要的。

Q: 學長剛才提到人際溝通的重要性，若是缺乏溝通而只單打獨鬥，可能會無法發現自己的問題，造成不理想的結果。請問學長在工作上有相關的經驗嗎？

A: 倒是還好，工作上比較少發生這種事情。每次寫稿之前都必須要先跟主管報告報導的大意、立場，溝通好之後才會開始寫稿，所以這種錯誤比較少發生。反而是在外文所寫論文的時候有遇到過。當初開始寫論文的時候想要走純理論，然後都是自己在想理論，很少跟我的指導教授齊東耿老師溝通。即使我的想法被教我們作文二的李紀舍老師打槍打到爆，我還是很不服氣。直到一兩個月後，我才慢慢發現自己的錯誤，發現說自己想的理論其實沒辦法解釋John Donne、Wordsworth他們的詩。所以就要從頭來過。如果當時有早一些跟齊東耿老師討論，就不會白白浪費這三個月了。

Q: 那請問學長對目前任職的*Taipei Times*有什麼看法嗎？

A: 相較於同業，我覺得我們家的報紙還算客觀公正。雖然*Taipei Times*真的偏綠，但公正性還是在的，譬如說我們也會批評賴清德。另外，我們算是比較老派的報紙，不發網路新聞，所以報導的完整度、公正性會比較高。相較於四大報，他們會發網路新聞，所以新聞稿通常一兩個小時就得完成，非常的趕；相較於他們，我們不發網路新

聞，所以有更充裕的時間更深入的採訪、寫稿，完整度、公正性自然會比較高。再來，不像四大報，我們的主管比較不會給壓力，所以我們不必刻意偏袒某方，報導的公正性會比較高。

不過，因為*Taipei Times*比較老派，不發網路新聞，公司裡的記者要轉職時，會遇到的問題跟要申請外國博士班的外文所學生一樣，就是發現這個世界在做的事跟自己之前做的事、受的訓練是不太一樣的。

Q: 學長主要是跑哪一線的新聞？

A: 我做環保、環境、動保、科技。

Q: 學長可不可以簡單描述一下，一篇新聞稿呈現在報紙之前要經過哪些流程？

A: 首先是我去採訪，然後寫稿，一篇大約三百到六百字，視重要性而定。完成後交給採訪組組長(我們記者屬於採訪組)，組長會先編輯過一次。接著是送到編輯臺，而編輯臺的編輯們都是英文母語人士。最後是送交主編。所以總共會過三關。採訪組長跟主編雖然都是臺灣人，但英文真的非常強；剛進公司的時候就被他們電過。

—— 未來 ——

Q: 學長剛才說最想做的工作是出版業的編輯，不過誤打誤撞才成為記者，那未來職涯有什麼規劃嗎？

A: 簡單來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過賺不了什麼錢，另一條就是做雖然沒興趣但是薪水高的工作，賺一點錢。若是選擇第一條路的話，會想進出版社做文字編輯，或者從事文化相關的工作，例如在文化部，或者NGO裡頭；但是這樣實在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可能會選擇第二條路，進企業工作；而目前比較傾向進科技業，擔任PM(產品經理)或者業務。當然，目前也不排除繼續升學，但會考量到文學博士找工作越來越困難，且學術生涯中也不見得可以念自己想念的書。其實我也有考慮過創業，做寵物住宿、食物相關的東西。目前也已經跟一些朋友們做了一些創業練習。會考慮創業，是因為不想一輩子領薪水，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

—— 外文所如何影響畢業後的發展 ——

Q: 在外文所的求學經歷如何影響畢業後志業選擇、工作能力(優勢、不足處)？

A: 這題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如果要走學術的話，臺大外文所是臺灣最好的選擇，不用多說什麼；如果不做學術的話，念過臺大外文所的優勢就是英文好、寫作邏輯強，再來其實就沒了。不知道欸，如果將來你們求職的話，可以驗證看看這句話，就是，以學歷而言「外文所」的學歷不是這麼好用，「外文系」的學歷可能反而比較好用。因為外文所的學歷很可能會over-qualified，可能你會看不起人家，或者人家會不敢用

你。雇主若要找英文好的人，基本上外文系的畢業生已經足夠，外文所的畢業生可能會構成麻煩，因為碩士能力雖強，但意見也相對較多。我懷疑之前我找初階編輯的工作碰壁的原因，可能跟學歷太高也有點關係。初階編輯中文系畢業生已經可以勝任，一般的外文所畢業生並不會特別會操作相關的軟體，也不容易跟其他求職者做出區隔。英文好一點之外，雇主會考量到其他的「副作用」。雖然外文所的訓練真的很好，不過出來求職還是不要太驕傲；職場上厲害的人很多，但需要我們這種長才的人卻少。大家早點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最好，這個學歷沒有想像中好用。而且大家也會開玩笑：「你臺大的喔！」是個副作用。

Q: 學長所謂over-qualified，是雇主會怕要求的起薪太高嗎？

A: 對，比如說，念完外文所去找任何工作，花了三年念碩士，總會希望薪水是碩士等級。一般大家會至少要求三萬五，而且臺大畢業生好像會要求更高，但事實是這樣的標準實在有點難達成。所以over-qualified就是指人家怕請不起你，給你月薪三萬又得擔心你很快離職，你恐怕也不想做。我之前在臺視就是這樣一個月後就離職了，從三萬五的工作換到現在四萬以上。媒體業三萬五是常態，工時又長，每天十小時是基本，因此很多人不願意做。

Q: 在外文所能否累積未來工作時幫得上忙的人脈？

A: 同學的話，很難在職場上幫你一把，畢竟大家輩分相近。不如說，外文所這塊招牌是有用的，社會上的菁英主義會認為外文所是有人才的。直接的人脈關係就還好了。

Q: 感覺需要同學在各行各業都要擦亮外文所這塊招牌。

A: 同學都很優秀、賣力，這就不必擔心了。若要討論外文所的訓練讓學生在新聞業有哪些優劣勢，我的想法是這樣的：畢竟新聞英文跟學術英文是不一樣的。學術英文要求完整的鋪陳、論述；但新聞英文要力求簡單直白。這個是為了因應大眾閱讀習慣的改變；現在的讀者不喜歡太長、太深入的東西。例如，我在採訪一個新科技的時候，雖然得先透徹地了解這個科技背後的原理，但報導時，不會鉅細靡遺地介紹這些原理，反而是簡單地講一下這個科技的應用即可。嚴謹、鉅細靡遺的論述在法律、學術界自然很好，但是在媒體業、商界，簡單直白的溝通比較受歡迎。

———— 給外文所的話 ————

Q: 您會給外文所那些建議呢？

A: 可能透過減少學分等等方式，讓學生快點畢業，因為外文所紮實的傳統雖然好，適合學術取向，但碩士階段作為過渡期，我覺得只要能確保學生掌握了基礎的學術能力，包含寫作、議題掌握、邏輯、批判思考分析等等，就可以差不多讓他們畢業了，否則拖太久不會是好事。另外，跟國際學術社群接軌，也是很好的事情，像是前陣子莎士比亞論壇那樣。我一些在英國的同學跑到歐洲各地參加研討會，學術社群緊密，臺灣相較之下則有種自己玩自己的感覺。即便我們離英美有距離，也可以考慮跟日本和中

國等國合作交流。如果能知道學術界裡世界的潮流，對學生、學校、老師也是好事。我們外文所真是有夠紮實的，學生一定做得到。

Q: 學長剛剛提到在外文所的團隊合作機會很少，是劣勢。

A: 我想這是大家的個性使然，不是外文所本身的問題。會進來這個所的大家似乎會有這種傾向。這種問題所上很難著力，或許促進導生關係會有幫助，但學生個性問題，所上很難處理，也不見得一定得處理。

Q: 學長如何看待近年輿論對於外文所的批評—「外文無用論」？

A: 本來就沒有用，這不就是我們念人文的驕傲嗎？王爾德不就這麼說過嗎：「All art is quite useless」？

——給學弟妹的話——



由右至左：陳英傑、陳韋翰、張興舜

Q: 在完成了外文所的學業、並且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請問您對於仍在學的外文所學弟妹有什麼建議與勉勵嗎？

A: 我認為在這個所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研究自己有興趣的事。其他實際的建議的話，就是知道國際上在研究什麼，這對升學有偌大的幫助，比方說任何領域都有五年內國際最重視的研究方法，這就值得了解。如果決定不升學，就早早念完，太理想主義或鑽牛角尖，不太健康。之前我曾有留學夢，因為沒有十分確定，才留在國內念碩士，如果因為興趣或經濟因素沒能出國，也可以盡量考慮學校內各種交換計畫，像是Erasmus也不錯。學術研究很苦悶，大家要撐住。和理工領域不同，沒有實驗室、團隊，念外文所很累很孤單，只能單打獨鬥，寫的論文只有教授跟自己看的懂。因此精神跟生理狀態一定要顧好，維持運動的習慣。有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的機會也可以好好掌握，對學術會有更完整的理解，做很多打雜的事，就知道當教授也不容易。

Q: 學長之前有TA或者RA的工作經驗嗎？

A: TA，跟不少的「掛名」RA，因為沒有什麼工作要做，就是報帳。大一英文TA蠻好玩但也蠻累的；花時間改考卷很煩，但跟學生相處也很好玩，我教學生一些比較難的英文，他們上得也蠻有興趣，所以還不錯。但我覺得自己比較適合當學生而不是老師，因為我比較喜歡學習、跟比我更有智慧的人相處。

還有一點很重要，剛才說到外文所的大家都比較少互動，讓我想到所上的外籍老師都比較放指導學生自行發揮，而臺灣籍的老師會比較早開始督促學生們的進度。

所上學生的一個共通點就是比較孤僻一點。我後來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好事。不論之後是要繼續升學，還是要去工作，跟老師、同學們保持互動是比較好的。不然常常很難發現自己的錯誤。如果這發生在工作上就很慘了。發生在學術研究上也是一樣的；像剛才提到的，當初一開始寫論文的時候很少跟老師討論，導致很後來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有錯，必須從頭寫起，砍掉重練。所以這點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如果指導老師是外籍老師，真的很容易就被放生，變成單兵作戰。所以，不要怕跟老師溝通。我的論文是作「譬喻」，研究的作家有John Donne, Wordsworth, Wallace Stevens。一開始自己想的理論太過天馬行空，所以後來就得改掉了。

Q: 所以聽起來學長的論文重點其實是漸漸地由理論轉往文本。那請問學長覺得碩士論文應該是由理論還是文本出發？

A: 碩士論文的話，是建議由文本出發。碩士是一個過渡時期，碩論不應該占用太多的時間，而研究理論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建議理論研究在博班後再更深入地做，碩論最好還是從文本出發。

—— 外文所五十週年 ——

Q: 您對外文所五十週年有什麼想法、期許、或者祝福嗎？

A: 也正好回應剛剛提到的「外文無用論」，我實際在外文系的七年是我人生中最浪漫的日子，不用管世界如何，在文字、小說的世界中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那時也有當文人的小小驕傲。希望所上跟系上，可以繼續培養雖然有些「社會化問題」但快樂念書，能欣賞外人欣賞不到的美感的這種學生。雖然聽來有些不切實際，但是我是真心這麼覺得。

謝謝學長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外文所的大家這麼忙，能抽出時間這樣很棒！



校友訪談——顏立杰學姊 (Lily Yen)

小傳

顏立杰，二〇一五年畢業於臺大外文所碩士班，現於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擔任英語研究員。

Lily Yen got her M.A. degree from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15. She is now an English Researcher at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LTTC).

“May this institution and this program forever be a sanctuary for those who are eager to learn.”
— Lily Yen

Q: What are your general impressions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GIFLL? What influenced you the most in the GIFLL? Discuss any professors, courses, classmates, working experiences, or activities that had a noteworthy influence.

A: The GIFLL is composed of helpful staff members, inspiring professors, and diligent students. The staff are always patient and give students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The professor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research and to their teaching, and their dedi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reading loads they assign. Many of the courses I took involved reading Victorian-style three-deck course packs composed of obscure critical essays and/or hundreds of pages of novels per week per course, giving presentations, and submitting weekly reports and term papers. Although finishing all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often left me sleep-deprived, “I laugh[ed] in all my pain,” for “my delight [was] causer of this strife.”²

Among the professors I studied under in the GIFLL, the ones who influenced me the most were Dr. Sherry Li, Dr. Sabastian Liao, and Dr. Duncan Chesney. Dr. Li was the professor who made literary theory less daunting for me. She was one of the few professors in this department who was not a hard-core Lacanian, focusing instead on the text and the

² Wyatt, Sir Thomas. “I find no peace.” Eds. Abrams, M. H. and Stephen Greenblat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8th ed. Vol. 1. New York: Norton, 2006. 596. Print.

soci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text was written. Knowing that students were often asked to give presentations on theoretical papers but lacked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comprehend their content, she asked us to lead class discussions on late 19th century fiction while undertaking the job of decrypting the papers for us. She unfolded to us how a paper was organized, what critical approaches it adopted, and what we might take away from the papers and apply to our own studies. Although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I found that fiction was not literary form most easily grasped, the variety of papers Dr. Li presented to us and her reassurance gave me confidence to persevere in the GIFLL, a.k.a.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analysis.

Dr. Liao was the professor who made me realize that my strength lay not in prose but in poetry. Among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I had taken or audited before I got into the GIFLL, I was deeply fascinated by Dr. Tsai, Hsiu-Chih and her way of interpreting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ry. But it was in Dr. Liao's class that I was given chances to delve into the poets' lives and works, to give presentations, and to write a long term paper on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o see what I was capable of doing. It was with his encouragement that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basing my master's thesis on poetry.

As much as I like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end, I chose to write my master's thesis on the British poet Philip Larkin with Dr. Chesney because, unlike most professors in this department, he did not hold literary theory sacred or essential, and also because he was a "poetry guy." While his erudition in literary theories seemed to have no bounds and while his classes were often filled with criticism, he was also one who would put theory aside and recite poems at his advisor-advisee parties to show us the beauty in the words. Although he had four (or more) advisees back then, all of whom had drastically different thesis topics and approaches, he was able to meet with us on a regular basis, read our material, and gave us valuable feedback. For his devotion and dedication, I am deeply appreciative.

—— Work experience after graduation ——

Q: What jobs have you taken? What motivated you to take your current job? What are your ideals? What are your greatest career accomplishments so far? What are the most formidable challenges you have encountered? What are your future aspirations?

While I was studying in the GIFLL, I worked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n Freshma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for Western Literature, and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for Dr. Liao and Dr. Chesney. With these work experiences, with the professors'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nd with my former training in statistics in hand, I applied for and was accepted as a summer

intern at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the LTTC) in 2014, in their statistics department. After I graduated in the summer of 2015,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LTTC again, this time as an English researcher in their testing department.

When I was looking for a job, I wanted to find one that would enable me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that I love and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ociety. As a result, I chose my current job, in which I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English tests that help test takers keep track of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While I do not hide that my real passion lies in creative writing, I find it necessary to have a day job, much like many of my favorite poets. As Williams noted in his autobiography,

[O]nly medicine, a job I enjoyed, w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me to live and write as I wanted to. I would live: that first, and write... I would not court disease, live in the slums for the sake of art... I would not “die for art,” but live for it, grimly!³

Although my work life is not as grim as that of a pediatrician and the challenges I face are not about life and death, I am still learning how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 do face. The biggest challenge I have faced thus far and am still struggling with is the limitation that my job places on my writing. To suit readers and test takers with different English abilities, I am restricted to using very limited ranges of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even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level appropriate. As a result, after all these years of reading literature from centuries ago, trying to expand my vocabulary, and mastering complicated sentence structures, suddenly I am stripped of poetic license and left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words and simple sentence structures at my disposal. Even though my tasks seem insurmountable at times, the thought that Dr. Seuss composed *Green Eggs and Ham* with 50 words and *The Cat in the Hat* with 236 gives me the courage to keep trying.

—— Influences of the GIFLL on your career ——

Q: Ha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GIFLL influenced your choice of career,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r other aspects of your career?

A: It surely has. I got into the GIFLL thinking that I’d become a literature professor in the fu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based on my advisor’s evaluation, the academic route was possible for me, I decided not to pursue that dream for several reasons. To begin with, because I spent my youth getting B.S. and M.S. degrees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NTU, I started

³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67. 51. Print.

late in this program as compared to my peers. To become a literature professor, I would have to spend another decade or so in school. Moreover, even with a PhD from a renowned university, there was no guarantee that I would get a teaching position at a respectable university that wouldn't soon shut down because of Taiwan's low birth rate. In short, for financial security, I started to look at jobs besides teaching and eventually landed a place in my current company.

While the GIFLL is not a vocational program, in indirect ways it does prepare its students for the job market. Through constantly reading piles of course materials, I became able to process huge amounts of data and find the key information in a short time. Through giving presentations, I overcame stage fright. Through writing many papers in which I sided with one school of critics in attacking another school and raised my own arguments, I can easily spot flaws in others' arguments. These skills not only helped me to graduate and helped me to get a job; they will also take me far in my career.

— Words for the GIFLL —

Q: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GIFLL?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the GIFLL? (e.g. the positioning of the GIFLL, the core capabilities the program should cultivate, recent public concern about the “uselessness”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light of the decline in student applications to the GIFLL).

A: I find the GIFLL met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t listed on its website; namely, offering knowledge of culture, literature, and theory, and training in composition. The value of studying literature, as the teacher who inspired me and guided me through this literary route summarized, lies in “creativity, expression, interpretation, and expanding the mind.” In the GIFLL, I was exposed to tex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ime periods, to various theories, and to many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re, I was encouraged to be creative with my own arguments and to compose convincing term papers and a thesis. Through studying literature, I became more critical and analytical, and my sharpened mind gave me a good edge on the job market.

That said, I do not think the recent public concerns about the “uselessness” of a literature program in light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will affect the GIFLL, the best English department in Taiwan.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to the GIFLL should not be of any concern, either. What matters is not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it attracts but the quality. It will only become an issue when qualified students no longer apply. If anything, the GIFLL ought to be more open to student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nd remove the

prohibition that only people who majored in English as an undergraduate may apply for this program, leaving the rest to compete on the graduate school entrance exams.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in two consecutive years, several “Muggles” made it into the GPFL—among whom two outperformed the “pure-bloods” and ranked first on the entrance exams, and all of whom graduated—the GPFL should not block potenti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should appreciate the inspiration they may have to offer.

Earlier, I explained how studying literature in the GIFLL made me marketable. As for the uselessness of literature itself, it is by no means a recent concern. Throughout history, countless writers have tried to explain how literature can “teach and delight.” To those nonbelievers, I shall not take the trouble to repeat others’ reasoning but will only quote the conclusion from Sir Philip Sidney’s “The Defense of Poesy”:

So much curse I must send you, in the behalf of all poets, that while you live, you live in love, and never get favor for lacking skill of a sonnet; and, when you die, your memory die from the earth for want of an epitaph.⁴

——— Words for current students ———

Q: What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would you give to current GIFLL students?

A: Out of school for not yet a year, I feel far from qualified to give advice to the students currently in the GIFLL, some of whom I shared courses with. However,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couple of thoughts and resources that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my GIFLL years and that I hope the current students also know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notably the assistance of the professors, the support of their classmates, and the resources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I’d like to begin b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asking questions. Most if not all professors I had in this department welcomed questions, and I w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keep “When in doubt, ask”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when taking courses and to seize every chance to pick their professors’ brains for solutions to questions and for inspiration for possible research topics. Moreover, I’d like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finding a suitable advisor. It is essential to find an advisor who matches not only one’s field of interest but also one’s working habits. Some students like to see their advisors twice a month, whereas some prefer to be left alone. Similarly, some advisors like to keep a close eye on their advisees’ progress, whereas some check in but once a season. If the advisor and advisee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some conflicts, discontent, and frustration may occur, so be sure to find a good

⁴ Sidney, Sir Philip. “The Defense of Poesy.” Eds. Abrams, M.H. and Stephen Greenblat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8th ed. Vol. 1. New York: Norton, 2006. 953-974. Print.

match.

I would also like to point out some resources that helped me during my school years. The first one was my classmates, my comrades in arms. Although a certain Dr. X from the GIFLL advised us to give up our social lives and to dedicate ourselves entirely to our theses, my classmates and I ignored the warning and spent time socializing after almost every class. It was not that we were being rebellious. It was that we had foreseen our need for comradeship to carry one another through our individual battles.

In addition to the emotional support one can gain from one's professors and classmates, NTU has other support systems that graduate students struggling with their theses should not miss. Apart from the Main Library, which I bet most GIFLL students visit often, if not on a live-in basis, NTU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gym, a health center, and a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 where students can seek support when they want to exercise, to regain health, or to learn to better cope with stress and life.

—— GIFLL: The 50th anniversary ——

Q: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GIFLL? Would you write something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event?

A: It hasn't been an easy 50 years for Taiwan. In a world divided by religion, race, gender, and ideology, on an island politically oppressed or neglected by other countries, I came to see how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forms and languages gives the disadvantaged a voice and helps people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imes of trouble, NTU's first president, Dr. Fu Sinian, told the students what later would become NTU's motto: "Integrity, Diligence, Fidelity, and Compassion." Likewise, the professors in the GIFLL taught us that the Thunder's announcement in T.S. Eliot's poem, "Datta. Dayadhvam. Damyata" (giving, compassion, self-control), may bring rain to the wasteland.⁵ May this institution and this program forever be a sanctuary for those who are eager to learn and to carr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the world. Happy 50th anniversary!

⁵ Eliot, T. S. "The Waste Land." Ed. Nina Baym.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er 7th ed. New York: Norton, 2008. 2045-2057. Print.



Project+

Let the voices spread, the ideas flow, and the good times roll!

Subscribe here:

<http://epaper.ntu.edu.tw/?p=subscribe&id=1>

點此訂閱